

何註家語

蒼菴齋

初刻



大冊

重裝善為足書之弟一

識

世行家語各本皆王肅注何孟春注本

極少見此本為正德原刊

此書未見

所謂正德

辛巳張公瑞刊本也

吾有此本可見傳本之少惟張本尚有正

德辛巳黃學序此本三

張氏書自錄黃學序全文可補焉此

本有孟去自序及林見素題辭黃本亦

有之蓋西本互有既佚也此刻頗類元板

蓋明代惟正德本多仿元

名慎獨此刊其精

整可愛時戊午正月元夜後言上雲羅

執于海上之輝逸處并題教語以識眼福



書中有朱筆滿文字甚奇惜不識之

大記





孔子家語



漢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
 皇帝之世以經學為名以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
 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
 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為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
 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
 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
 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
 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
 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

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魏王肅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旣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

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徃徃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旣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

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

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闕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

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
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取諸尸子非鄭玄所
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奪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
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
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
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
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
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
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
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之本也注庸陋荒昧無

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
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
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
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
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
證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
見已足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
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
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

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
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
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
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柰之何使其汶
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
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忘當時書也而吾
何可芻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
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
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
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

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
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
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卽他書有明著家語
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
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
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
得附焉

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
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

其不敢以入

焉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
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
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

年丁卯二月壬寅後學柳陽何孟春子元謹序

國學

古

孔子家語卷之一

相魯第一

高世

柳陽何孟春

書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

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

制為養生

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禮記五十異張六十宿肉七十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從遊

疆弱異任

任力也

男女別塗

記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無拾遺器不彫偽市不貳價

已上養生之節

為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

記廢人縣封不封不樹已上送死之節

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魯國居定公名謂孔

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

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定公六年

孔子八年乃別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澤而物其所生

之宜如高黍下稻之類咸得厥所先時季氏墓昭公于墓道

之南季孫氏平子意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

元年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

或吐之乃堊孔子溝而合諸墓焉溝昭公之墓以別

於群先公兆域雖因駕鷲之言不果溝而猶堊之謂

李桓子平子之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彰已罪即

謂自旌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按此左傳作由

司空為魯大司寇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韓詩外傳

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設法而不用無

奸民荀子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揚涼注引家語曰沈猶氏

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漬奢侈

會于夾谷兩君相見曰會夾谷魯地孔子攝行相事

年二五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

禮之簡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魯襄

畧者今黃縣以兵鼓諺切劫定公左傳犁彌言於齊

有萊子城侯曰孔丘知禮而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孔子歷階而

進齊侯從之橋鼓曰諺或作譟謹聲也以公退曰士以兵之今士官以吾兩君

為好脩和好裔夷之俘裔邊塞萊已敢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中國有禮儀之大故曰夏夷不亂

華中國有服章之美故曰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誓

鬼於德為慤義慤左傳作愆失也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教辟佻優侏

儒戲於前佻優倡優侏儒短人孔子趨進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不敢登第曰匹夫燬侮諸侯者罪應誅海公

半傳史記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

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執筆加誓書上曰齊師出境而不以

兵車三百乘從我者而汝也下同兵車每一乘戎馬

十二人干戈備具有如此盟孔子使炫無還音旋無還對曰

而不返我汶陽之田汶水魯齊北境水北曰陽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是時孔子以公退賤者終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

梁丘據據景公嬖臣子猶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

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為牛

象形背上有尊皆酒器禮列嘉樂不野合野合謂于

於朝廷宗廟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原野合奏

也或云如野哭之享而既具具犧象是棄禮也若其

不具是用糝稗也糝草似穀者不成者用糝稗君辱棄禮名

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
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
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
及汶陽之田史記有司對齊侯曰君子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憚之則謝以實於是乃歸所侵魯之邑田以謝過也四邑考春秋傳及史記只三邑郵謹龜陰也今蛇丘縣有灌亭博縣有龜山並郵皆在汶北豈併汶而言之乎山北曰陽已上左傳同汶陽之田齊地與郵謹龜陰魯邑無干左傳言齊人來歸郵謹龜陰田而不及汶陽其後司馬遷杜預諸家遂以郵謹龜陰為汶陽之田朱子嘗辯之春按家語此處言之自明白矣而朱未及引證朱又謂田之來歸於吾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庶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惡得不書書之為魯史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賢者不為况聖人乎穀梁傳煩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故謀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

暨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大夫曰夫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郵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孔子言於定公十二年孔子曰家不藏甲稱家大夫邑無百雉之城公羊傳注雉凡二百尺百雉凡二萬尺周十一里二十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伯

雉十雉子男五十雉也今三家過制三家孟氏請皆損之乃

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三家之邑邱費成也公羊傳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為乎帥師墮邱師墮季孫斯

於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叔孫不得意於季

氏叔孫因費音秘宰公山弗擾左傳作率費人以襲魯

季氏將墮費叔孫輒不得志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

孟孫入于費氏之宮費邑李登武子之臺武子李費

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音劬須樂頎勒士衆下伐

之費人北音敗左傳國人逐之敗諸姑蔑輒與弗擾

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

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

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

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

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徂忍孔子事

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而此所云

與左傳所遂墮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

政化大行據左傳叔孫氏先墮郈至是墮費將墮成

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此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君為不知

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墮也君無幾齊

位女樂而孔子行矣使久其惜哉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定公十四年孔子有喜色仲

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

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

於是朝政聽朝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少正官

戮之於兩觀之下劉向說苑作孔子為魯司寇七日

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尸於朝三日陳尸於朝門人

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名爲衆所聞今夫子爲政而

始誅之或者爲失乎荀卿子作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

故也說苑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天下有大惡者五荀作人有大惡者五劉作夫王

者之誅而盜竊不與焉一日心逆而險劉作荀作達二

曰行辟而堅辟讀如僻三日言僞而辯四日記醜而博醜

異怪之事記醜王制作學非劉作志愚五日順非而澤順意爲非又能潤飾此五

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

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極側鳥徒成黨極聚其談說足

以飾褒榮衆文飾褒揚眩耀衆人也荀作飾其彊禦

足以返是獨立彊剛復禦抗也返是以非爲疋獨立

返是獨立是其有五者之駭也五者皆致此

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君子之所必誅此

非而深恨其險僻而深恨其險堅辯博澤也險堅辯博澤所以濟其

惡無所不至矣故曰人之奸雄荀夫殷湯誅尹諧作

文王誅潘正尹諧潘正周公誅管叔管叔與武庚作

亂周公誅武庚太公誅華士韓非子太公封於齊東

仕昆三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

之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

日嚮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二子賢者今

是望不得而臣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二子賢者今

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今四者不足管仲誅付里乙

子產誅鄧析史付

列子鄧析手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

付里乙史付事未聞

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

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

詩邶風栢

舟篇悄悄憂貌愠怒也

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已上荀子同說苑此五者皆有辨知

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為則其知足以移衆

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

湯誅蠋沐太公誅潘正管仲誅史附里乙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育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盡則攻

盜暮則穿箭也昔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謂矣朱

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思蓋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駁術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

所具豈亦苟之所傳者歟朱子又曰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不及之史傳

聞不足信如此者多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

同狴

部禮切執之此獄解見下執拘也

三月不別

不辯決其子罪其父請

止夫子赦之焉季孫

斯名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

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

即殺

無道以就

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

荀作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

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子語子曰為國冉有以告孔

子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荀作上失之下

不教以孝

荀作不

而聽其獄是殺不

辜也

刑當其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

音不治犴亦

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不可刑也

犴音不治犴亦

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三軍大敗由訓練不當

法令夫慢令謹誅賊也謹嚴微斂無時暴也荀作今

也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荀作不教而責成功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

者三然後刑可即也即就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

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慎同順書康誥

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

惟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

抵犯者自責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服先行

其教未至也後教人而猶不可從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

荀作廢不能以單之單盡也謂黜削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出威令若

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三年其有

賢以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

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治古之政臨事接民而

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

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

年與之終先德而後刑也荀子曰先脩正乎在詩曰

已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法是知罪也詩曰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詩小雅南山篇氏本毗輔是以威厲而不

試但抗其威刑錯而不用錯與措同置也如今之世

則不然亂其教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

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

能登也岸崖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遷故也任

車任重之車也遲慢陵遲言丘陵陵數仞之墻而民不

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波也也數仞之墻而民不

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音憑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

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

不哀哉詩小雅大東篇言失其砥矢之壞也詩曰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子曰伊稽

首不其有來乎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謂上失

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夫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君子之治小人其厚如此哉已上

荀同韓詩外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

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

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

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

教而聽其殺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謝不

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

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

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

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

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

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

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

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

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然出涕哀

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

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

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

繼街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以鞭策也今猶無

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無

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

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

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

不

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說苑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父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昏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父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春按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即位而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文飾衣有文飾者容璣史作康樂

舞曲也文馬四十文飾其馬十乘以遺魯君史孔子攝

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

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

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

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

君嗟夫天使夫子得遂於魯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

所謂吾其東周矣豈曰霸哉

南高門外高門城門名季桓子徵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

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周徧道路遊行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專往

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且郊祭天若致膳於大夫膳祭肉是則未廢其常

猶有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文樂君臣淫荒三日

不聽國政論語三朝交而祭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遂行謂欲以微罪去也宿乎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

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謁請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

歲言仕不遇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歷聘紀年孔子

行乃作筇藺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彼蒼何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

世入間蔽不知賢者年紀

漸邁一身將老遂適衛也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今切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

與大夫之言聞也唯此之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希於

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者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

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肅

然而懼振衣而退振挈也負席而立負荷也有頃孔子顧

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

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易曰君子

德為行日可見德者所以尊道也中庸得一善則拳

之行也明德也是以非德道不尊行道而有得於心然後尊非道德不明德

而見於行然後明明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

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

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

征征伐之事所以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

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音造尚書大傳古天子必有四鄰前

疑後丞左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說

伊尹曰堯見人而知舜作大然後知虞舜左政之不

中君之患也君出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臣行若乃什

一而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用民之

力歲不過三日周禮豐年三日無年一日入山澤以其時而

無征山澤所產之物取之雖有時然與關譏市廛皆

不收賦關境上廛市宅關但察其往來異言其服之

不稅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取民何財之費乎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

尊齒則下益悌大學上老若而民興上樂施則下益

寬裕寬上親賢則下擇友知善上好德則下不隱樂上

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知耻守節一此之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躬行以七者脩則四海

無刑民矣民不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

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

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

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諸侯皆知

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士皆願天下之民可得而用耕

欲耕於其野商賈欲藏於立於朝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周禮大司

物教萬民而實興之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其賓者能者以禮賓之卿若及卿大夫群

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既知其名又知

天府此所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也既知其名又知

其實王制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是以又知其實也然後因

天下之爵以尊之論定然後官之在官然後爵之爵

者爵也而曰天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小德後

賢有讓之迹也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後定然

也祿之者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是此之謂至賞不費而

天下之士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此則天下名譽

興焉形於歌頌之間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

民和樂以和民心也民心和則歌頌形不和則怨讟

於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耶傳曰有聲之聲不曾子曰

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者其此之謂興

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堯舜禹湯文其曷

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定公之子名將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幸

惠也記作德繼幸也固臣敢無辭而對固如固陋之固敢猶言豈敢一曰臣固不敢

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

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記作則百姓從而政矣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論語其身不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又曰不能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信記作嚴三者正則廢物從之夫婦

父子君臣三綱也綱正而日舉矣物猶事也公曰寡人雖無事也願知所

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

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以節之使所以治禮敬

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政在愛人愛人以禮禮主

夫子言為政而及大昏者夫婦人道之始閨門王化

所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禮義

有於兄弟所以行三者之道其序然也刑于寡妻而後

婦始者故昏義又以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

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是本

之所大昏至矣敬而至於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昏

既為敬之至故天子諸侯之尊必冕而親迎焉冕疑

即三加之冠緇布冠皮弁爵弁也古者上下得通用之義親迎也者此句無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記

親之也夫親迎本以親之也而必冕而親迎是故君

子以敬為親以記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

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親迎親之愛也而必冕焉敬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敬

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克之其愛至於不可勝用而敬至於無所敢慢矣公曰寡人

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

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為之主首以后夫人言之祭社宗廟君為外主后夫人為內主天

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而以宗伯攝獻是亦為之主也愚意以繼先聖之後之言觀之以為嗣子而言

亦通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即此謂也故下文繼曰大昏萬世之嗣

也又曰子者親之後也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

聞此言也

固陋

寡人欲問而不得其辭

無能

請少進

教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

何謂已重焉

天地化醇男女構精其理一也知萬世之嗣為重則知親迎之禮不為重矣記

治宗廟之禮云云又孔子遂言曰內以昔三代明王之

政必敬妻子也

妻必冕而親迎

蓋有道焉

記無蓋

妻

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為親代子也者親之後也

敢不敬與

為親傳後於下言主與後而先之曰親者見不為已而吾親當重也無主則內所以

奉吾親者必疎無後則下所以繼也君子無不敬也敬

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天下之本在國

之本在身身者妻子之本是親之枝也故敬身不能

為大不言妻子之本而言親之枝重在親也不能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

亡自妻子言則本在身矣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

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皆推已及人也以君行此三者則愾

乎天下矣愾猶暨也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此即前夫

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謂也已

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此下公曰敢問何為敬身云云

而此無之孔衍所謂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取孔子家語以裨益之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者也後同此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衛靈公時冉求言於季孫斯之子肥曰國有聖人

而不能用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

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已國有賢人而以資

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史記冉有為季氏宰

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

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賢諸鬼神而無憾求之不以為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

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即此事也時

哀十一年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阼東

孔子賓階自西升堂立侍公曰記之篇首作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

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逢猶大也肘掖之處裁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緇布冠章

明也所以表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逢掖

章甫宋冠丘未知其為儒服也記作丘不知儒服非所重公曰

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邊數之不能終其物物猶事也悉數

之乃留更僕

臣之損相者

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席所以籍物珍自貴也

夙夜強學以

待問

學博而後可應人

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

記此下儒有衣冠中動作慎云云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為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

為富

二求字記作祈

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

記無情字此下儒有委之以貨財云

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

不可辱也

不可劫不可迫不可辱

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

儒後傳厚也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

此一句句氣好勝先儒謂

於義理未全

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

以為干櫓

甲冑也櫓也

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外海已禦內志已其自守有如此者

守記作立此下儒有一畝之宮云云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

之以和為貴

論語也即

忠信之美優游之法

忠信之美禮優

游之法也和也本一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優游和貌法禮法嚴而泰和而節也

慕賢而容眾

慕知所親拒毀方而瓦合

陶瓦其初則圓折而四之則方毀其圓而方合其方復圓

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

避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

課其功累其事績効顯著而後推而進達之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接
能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聞善以相告也云云儒有澡身浴德陳言
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正已格君不顯其諫麤而翹之又
不急為也諫雖有跡事非求名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其任
自然不為矯飾世治不輕世亂不沮隨其所遇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記此下儒有上不臣天子云云其言儒之
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孔子家語卷之一終

孔子家語卷之二

柳陽何孟春 註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問禮之大者君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尊稱也孔子曰丘小人也記作丘也不足以知禮

公一作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

生者記作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

也記無則字下同民生禮為大而莫大於祭祭莫大

於天地節事者事天地之神必禮以為之儀節也非禮則無以辨君

臣上下長幼之位也禮以正名分之分之嚴者外自君

上下之中又各自有長幼必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

弟昏姻親族疏數音朔之交也禮以順人情情之厚者

後有父子兄弟婦黨曰昏婿黨曰姻皆由男女有之

親族由父子兄弟昏姻有之間見曰疏函見曰數自

禮以別其交也必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記作君子以此

指禮而言為大也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禮非人難

行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教順者教之順而

行耳無所疆也已上並見記哀公問篇教百姓下有

不廢其會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

節云云也推禮之所由起也人莫不飲食也禮固百姓之所

能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

也加於燒石上汗罇而抔飲而地為坎盛水蕡桴而土

鼓東草為推搏土為鼓猶可以致敬鬼神記作猶若可以致其

而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享於誠也昔之王者一作

先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營地為窟土處避寒也夏則居橧巢

記作橧巢集薪為巢木處避暑也有柴曰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

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茹亦食也未有火化故去

燔黍此又曰未有火化者燒石非火化也未有絲麻衣其羽皮鳥羽後聖

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範記作范鑄器之

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範範金鑄器也合土為陶器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土

曰臺臺有木曰榭室之中者曰宮宮以炮以燔以烹

實以物曰室半門曰戶穿壁曰牖燔煮於以為醴醕醕

以炙裹而燒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以為醴醕醕

宿酒酪 治其麻絲以為布帛 治練染之類麻成曰布 絲成曰帛以上百工之

謂皆而歸於聖人周禮所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

先祖 禮始諸飲食聖人因人之大欲知禮之可興也

象幽神明無憾而禮其復有不備者乎記以

有以備朝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備有以

廷之禮 記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成猶備也

有所是禮 謂承天之祐云云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自是天地

兄弟昏姻 親族疏數之次自是而有以別也故曰此

禮之大成 非始諸飲 食簡陋者可比此君子之所為

尊敬而教 順百姓也 禮為大矣已上並見記禮運篇

孔子告言 偃之言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 古者侯王自穀欲論魯國之士

與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 荀子作互欲論吾國之

邪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 志記居今之俗服古

之服 服古之服猶若夫子服逢 舍此而為非者不亦

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章甫殷冠絢王肅云履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絢之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纒而乘路者志不在

於食葷 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纒與冕同端者取其

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裘

等也其法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袂三尺

車之大者屬輦斬衰管獲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

斬衰喪服斬不緝也衰長六尺博四寸三升布為之
鄭玄云上曰衰下廣衰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
有辟頌孝子衰戚無所不在管菲也此言服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

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

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儀等也言人有五等也或曰觀其儀法有

五者有庸人有士人荀無此人字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

荀作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畢盡也公曰敢問何謂庸

人荀作敢問何如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

終之規事無遠慮不克口不吐訓格之言訓古訓也不

擇賢以託其身游不擇士而不力行以自定行不遵

之歸宿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營於其事從物如流不

知其所執奪於外誘五鑿為正心從而壞鑿竅也五

鼻口及心之竅也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

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司馬彪曰六此則庸人也

此節荀作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已憂勤行不知所以

務止交不知所歸五鑿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

公曰善何謂士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

謂士人者心有所定立心而有所計有所守定計而

知所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循也道術之

道之可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百善之

備而有所善之可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論語子

未之能行唯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止於辨明行不

恐有聞是也由從也謂不故知既已知之矣言

務多務審其所由從木正之道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

易也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

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卑一作貧此則士人也荀作此則公

曰何謂君子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君

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忠信告人人不我報而心不怨怨荀作德謂不自以

為德亦通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矜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

專不專尚言辭也專荀作爭篤行信道自彊不息篤敬信見之真彊勉息息止也

油然如將可及者油然不進貌油一本作猶舒遲也此

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

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閒行中規繩閒界限規所以為圓繩所以為

也直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

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不傷傳所謂言滿天下無口

而不傷於本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荀作行中規繩

天下不病貧富則為德惠而天下化之無宛菑財施

子作富有天下而不無怨則其德普而天下賴之不病獨貧也荀

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荀作如此則公

曰何謂聖人荀作哀公曰善敢問孔子對曰所謂聖

人者德合於天地陰闔陽開變通無方窮而變變而

而獨契機之先窮萬事之始終循者而克揔要之協庶品之

自然易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明並日月濬哲之德

重化行若神所過者化下民不知其德如康衢之謠

帝之則帝力此則聖人也此節荀作所謂大聖者知

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

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明察乎日月揔要萬物於風雨繆膠肫肫其事不可

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如此

則可謂公曰善哉荀作哀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

大聖矣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

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

荀哀公曰善其意盡矣其下為魯哀公問舜冠於孔

子章章盡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

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則是別一章也劉向說

苑起章同荀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

而此獨合之所聞焉謙不敢對也荀作君之所問聖君公曰非吾

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荀作非吾子孔子曰

說苑未嘗知危也下孔子辭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

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

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

子就席曰然接下云云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

存而不覩其人荀作其器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荀作則哀將君昧爽夙興初曉尚暗之時也正其衣

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荀作君

櫛冠平明而聽朝一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荀作

物不應亂之端也

將焉而不至矣宋太祖嘗罷朝不樂久之左右問故曰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其知亂亡之端者

與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寘詰諸侯子孫去國而往來

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荀作君平明而聽朝日昃

君之未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荀作則勞將焉

庭者諸侯子孫其生無異於父以戒公君緬然長思緬遠

然即悠然意出於四門國四周章遠望周章即亡國之墟徘徊意

必將有數焉荀作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

虛列必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荀作則懼將夫荀

有數者且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荀作水則載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荀作則危

至矣說苑同荀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

苟於此章盡事則政治何有失矣制治保邦在於敬身用人而已

柄覆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

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

事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

則攻說苑作吾欲小則守大則攻謂國小而能自守

語意不通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

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說苑作民之衆皆君苟違

此道民畔如歸畔去如各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說

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

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說苑作以為民惠也王

而不禁關譏市廛而不收其稅後世不能行矣哀公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棄地稅以惠百姓亦不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

說苑作北遊東上農山山在魯地按韓詩外傳作景

山又作

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

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

今本無此二句

按致思字乃此篇首名何可夫去故從藝文類聚增入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

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

兵車旗幟皆挿

羽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

繽紛冗亂貌

下蟠于地

由當一隊而敵之

說苑曰且舉兵而擊之

必也攘地千里

攘猶辟也

舉旗執鉞舉取也而獻其首曰鉞者殺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

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

齊楚合戰於濊

濊朗濊余掌切

之野

濊濊空曠貌

兩壘相當

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編衣白冠

兵凶事故

尚編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

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

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

說苑顏淵曰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

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不深鑿鑄劍戟以為農器有戟

也技兵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說苑

作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

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擇也孔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說苑作孔子曰吾所

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韓詩孔子遊於景山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

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立將落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蠶躍使志進救

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障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

難用賜者存不甘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原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

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立將落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

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

天下咸獲永寧蝮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緩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

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庶聖者起賢

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又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戎山之上云云茲不錄

季為衛之士師刑官曰士刑官曰師刑人足俄而衛有蒯瞶

之亂左傳衛靈公蒯瞶耻其母南子淫亂欲殺之蒯瞶自戚入于衛季羔逃之郭門說苑子羔為

足衛之君臣亂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墜

道以備行者缺竇非正路君子不踰不墜惡其近盜竊也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

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

之法而親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

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

古人凡在下者對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也傾側示之

貴者言皆謙謙臣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

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說苑天生仁人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悅說苑作脫使脫難也韓非子孔子相衛弟

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

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更追不得夜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

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

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

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

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

性仁心固然也此臣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

一也思仁恕則樹德思猶加嚴暴則樹怨說苑善為

不善為吏公以行之其子羔乎春按此在魯聞之

者樹怨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門出此妾也孔子以哀

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六年矣其夏孔子卒

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

以太妙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闕夫為臣其
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
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
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一作王者致其周
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子路為蒲宰
蒲衛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說苑作春時古者治野
邑深廣各四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
深廣各四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
簞竹器食飯漿米汁也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
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
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

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

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

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藏穀物曰倉廩以賑之一作

食而以爾私餽之私食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

也說苑作是汝不明君之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

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同韓非子季孫相魯

眾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

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其器

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拂然怨攘肱而入

而曰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
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食為愛之也
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
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言未卒而李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

魯○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藜蒺藜藿豆葉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

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釜十鍾累綑而坐列鼎而食鼎

足兩耳和五未之食器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說苑

此下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

老不擇祿而仕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

思者也○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

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

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

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或問抑奸在斷而已必

喜怒而加害也司馬史記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

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

恕也有親不能孝一作報有子而求其報一作孝非恕也

報孝養也詩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荀作非恕

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荀作士則可以端身矣

本謂求諸身而慮吾君而孝吾親而敬吾兄也身正已也已正而正人不為過矣大學所求乎身不怨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作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

其德大載禮少不調誦壯不論議老不教有而不施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其言可敬學者

貧無與也無所往託說苑東問子嘗富貴而後乞人

一人也嘗富三千萬而未嘗富是故君子少思其長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荀無三

字說苑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

窮而不可得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桓公名軌有欹器焉傾

易覆之器韓詩并說苑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太平

猶在廟為是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

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坐右也說苑作坐右

曰三皇五帝有勸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以戒故常置於坐側孔

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乃注之水

韓詩并說苑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

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夫子喟然嘆

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

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

以讓勇力振世振動也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

謙說苑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
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
傳文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與此意
同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之道也荀作挹而損
之韓詩損之有道乎下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
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
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
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逢
聖敬日躋說苑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
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
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
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淮南子孔
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子得
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權之其中則正其盈則
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
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
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
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彊守之以畏富

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褻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
子曰保此道者不致盈夫
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不然違
意故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鄉讀君問丘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立不對賜以為
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
荀作夫子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
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
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讀若爭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
之國有爭臣五人三公四輔也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
爭臣三人家相室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真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真矣荀子

識也下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饗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謂孝之謂真也注審其可從而從則從不可從而從可從而從則非臣子不可從而從則君父矣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謂之孝之貞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孝經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尚書大傳作成王問周公

之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冠也此儒服問同其公

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

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

變物若天地四時不言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

翔麟至鳥獸馴德鳥獸會人無害之心見人不驚焉是為馴順之德記鳳凰麒麟皆在

郊取其餘鳥獸之卵胎無他也好生故也舜德好生皆可俯而觀者是也

徒以冠而已則古之衣上有冒而句領者何足改觀於天下後世哉荀子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

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

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又太平御覽引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而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不尊而冠

是問是以不即對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

說苑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備也善善人善之者無所事劍矣孔子曰

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千里之外知見知也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

仁固之也固結也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

齊以受教矣史記子路性鄙好勇立志抗直冠雉鷄

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此蓋初見時 ○楚恭王名審出遊亡鳥隼

之弓說苑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鳥隼弓各世傳黃帝騎龍上天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

龍髯鬚投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遂名弓曰鳥號此蓋因弓之名而妄實以事不足據也而風俗通又有

說曰鳥號弓者拓桑之技技條暢茂鳥登其上垂下著地鳥適飛去從後發殺取之為弓因以鳥號名耳

可笑公孫龍子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忘歸亦弓矢名也

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王一作人楚人得之又何

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

之而已何必楚也言楚猶有私於其國言人則天下無擇矣公孫子曰楚王仁義而未

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已上說苑同或問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

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

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

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
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
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嗚呼寔言如是則何
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
老聃氏之徒之言也○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爭田而訟
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之仁也周文王盍往質
之也質正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
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
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
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
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
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
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祗取辱耳遂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
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與之讓為士大夫入
其國則見其士大夫之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
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
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
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
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魯人
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釐與夜暴風雨
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
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禮
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婦人曰子何不如柳
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嫗不建門名國人不稱其亂

史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于懷以衣覆

之至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惠之德著矣其守定矣非惠孔

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

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

言破道關詩國風首篇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

之有別雌鳴生有定偶偶鹿鳴詩小雅首篇興于獸而君

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鹿食草則聲呦呦而相呼

義道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孟子謂詩以

得之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鶴言均一也羔羊取純潔

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兼葭霜露變

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孫也隰有荷華君子

義常棣知孝友也繁蘋行葦見忠信也葛藟綸而羔

裘怠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

為稷心眩於事也蠅以爲鷄心惑於聽也葦竹猗猗

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

斯拔候薪候蒸感衰之義也鳳凰于飛離于羅治

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芻采苓傷讒也引而

關雉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槩其餘耳世有微

一事察一辭審一枝者可曲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說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家語卷之二終

孔子家語卷之三

觀周第十一

柳陽何孟春

註

珍藏

藏書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周守藏室之史博古知今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歷聘紀年孔子三十四歲至周後適

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昭二十四年再適周二十九年孔子年三十九矣先

孟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

來師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

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也

問禮於老聃史記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今

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即當時在周所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即夫子所問之人舍此人訪樂於長弘按紀則同時者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訪樂於長弘年夫子訪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歷

郊社之所祭天考明堂之則朝諸侯處察廟朝之度宗廟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紀年孔子年四十一歲與史記不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不敢有其身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

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

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以此言考之其信然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宸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宸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

繡為斧文故曰斧宸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阼周公相之故抱以負斧宸也王應麟曰有周成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像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

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孔子徘徊而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矣

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

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

怠於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郤走而求及前人也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說苑作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即太廟也右

陛之前有金人焉鑄金為人名磨堯堅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

黃帝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

所見者殆即此之類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安必有危樂極生哀無行所悔所悔之事前車

覆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

也說苑作天妖燭燭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說苑作天妖燭燭

一作災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毫末不札說苑作青將尋斧柯至著積小

成大人之於禍何以異此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

何傷禍之門也老子禍兮福之所伏疆梁者不得其死

老子書載此句又好勝者必遇其敵其事好還故持

曰堅疆者死之徒盜憎主人其怨其上被盜

或惡之有道者不處也盜憎主人其怨其上被盜

有言則不利於盜故盜憎主人為民上者必有以教

乎民而民不能以盡從也故民怨其上左傳伯宗妻

戒伯宗亦有是言豈習聞之與說苑作盜怨主人

害其貴夫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多藏必厚。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上說苑故下之

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身後

之欲。上欲先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不自見，故彰。不自

心視此為私矣。温恭慎德，使人慕之。不自見，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其

身而身先，外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知其雄，守其雌，知

榮守其辱，自知不自見，自人皆感之，我獨不徙。處衆

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人皆感之，我獨不徙。處衆

所惡衆人皆有，內藏我智，不示人技。和其光，同其塵，

若昏俗人察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處前而民不害，誰

能於此，孰為江海。雖左而江海東注，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天

道無親而能下人。一作常與善人，天之道，戒之哉。

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集於魏文帝時、漢

七畧之書，猶存金人銘、王應麟謂即黃帝六篇之一

也。今未之見，不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

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行身如此，豈

以口遇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採註于下

抑以見周柱史之言不為無本，而其可取者於此盡矣。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

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按左傳：乃才

軍氏皆公子，郢之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

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說告觀

之以禮樂觀示然後成之以文德謂成文即詩書禮樂

所謂德即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

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有之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

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

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也子思述

孔子之孝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其言同此

禮樂雜說不與焉其言同此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

餘人論語由也升堂也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

矣未入於室也曰請聞其行去聲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

諷誦古訓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

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在貧如為

累也使其臣如借使其臣知所借之不不遷怒不深怨

不錄舊罪三者皆有德是冉雍之行也不畏疆禦不

侮矜寡矜與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

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好勇雖學

氣質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

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

學則知卹孤則惠之德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已能者

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貢以冉齊莊而能肅志

求之行本孔子此言之教故併述之

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

朝聘會同必有擯相者

雅而有節

齊莊能肅是其篤雅

是公西赤之行也孔

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論語赤

立於朝可使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

與賓客言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敢言於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浩浩孟子記曾

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是曾參之行也孔子

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

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

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

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不喜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不傲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

若截焉截然各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

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

慮及事而用之先事而慮及其至故動則不妄是言

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獨居無行但思仁公

事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論語南容三復

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是宮

縮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異眾之士論語

德哉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所履往來過之

足不履影行必正啓蟄不殺蟄藏也啓蟄謂昆蟲之

二月蟄方長不折方長謂草木月令二月草木萌

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

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見齒

春曰不然見齒蓋謂笑也記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是

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

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也訊問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云云至是高柴之行也下繼之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外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出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抑

有衛靈公乎靈公名元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靈公弟公

孫牟其智足以治十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

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

姓名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慶

足文法觀之說苑為是此始後人因林國上下字脫

誤而遷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游

放之士達者得政窮者得養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

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無事則退而容賢

退避賢路容賢人之在朝也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鮑鮑字

子魚子以道去衛道不合而去而靈公郊舍三日國外琴瑟不

御必待史鮑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君道莫大於用賢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

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十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

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鮑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入御待史鮑之入也而後

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各牙鄭有子皮罕虎字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

乎管夷吾鄭無子產乎公孫僑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

乎盡已進賢為賢乎事君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

吾聞鮑叔進管仲左傳莊公九年齊鮑叔受而脫之

高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子皮達子產年達同進襄三十

政產乃皮從兄弟子皮以為忠而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未聞二子之達賢已

之才者也賢已賢於已者臣道莫大於進賢也韓詩

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然則薦賢賢於賢乎

孔子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顏淵問於孔子曰

何以為身治也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

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

可以政國為政豈特一身者哉說苑顏回將西游問

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

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况於身乎故不比數而

臨難乃謀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

由聞晉范中行氏范昭子士吉射寅尊賢賤不肖矣其

亡何也左傳定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哀五年奔齊此所謂

亡謂其以亂失位也其死在孔子後死而後智伯與

韓趙魏共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賢者知其不

而不能用也范氏於張柳朔王生中行賢者知其不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

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鄰敵趙鞅

信魏曼多雖欲無亡豈可得乎說苑孔子喟然歎

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亦

先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

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

道而能下人已之有道既足以感同類而又能下人

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有此三

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

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本

作若夫有道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

克也多助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大得昔者周公居家

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白屋未受祿

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史橋周公握髮吐哺下

臣夫荆楚國荆蠻之地其地廣而都狹十邑為都民有離心地廣故也

莫安其居都狹故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

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詩大雅板之篇莫惠我師詩大雅板之篇

相詩作喪息浪切蔑與滅同沒也資如資斧之資惠順師衆也此傷奪後不節以為

亂者也匪其止共音惟王之邛詩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盜言之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詩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盜言之人不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亂離

斯瘼奚其適歸詩小雅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爰蓋奚之誤也瘼病奚何適之

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

乎哉為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亂之藥各有所施也說苑序問政引詩先後不同然辭意則一韓子

載此以諭臣為選賢而衡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

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益已之奢淫是

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弊不有以飾之而果於一

旦之法是割膜而剔雍也民去我矣不為之所而刑

以從事是舉杖而呼徇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

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其甚哉小人○子貢問於孔子

之無忌憚也其死於秦獄晚矣

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齊晏平可謂至矣謂敬之敢

問夫子所以與之者與猶取也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

惠主惠民之主論語子產惠人於學為博物左傳子產聘晉

言晉侯之疾晉侯聞史晏平仲在之曰博物君子也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論語晏

則危言不語及之則危行國有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

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是也與而行為敬敏論語晏

也與人交久而敬之記晏子可謂知禮故吾皆以兄事

之史孔子謂子家駒曰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

產惠人也
不如管仲
○孔子謂宓音密通作宓子賤曰子治單父

音甫單父魯邑今山東單縣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說苑作其語

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使民之有老父弱子恤

諸孤諸孤謂鰥寡孤獨言恤之使皆得所而哀喪紀紀事也哀之親者

孔子曰善句小節也小民附矣附歸也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

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上行而下效也友所中

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

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聽猶

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孟子其君用之

神明之主也書使之主祭而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

也所治者大則度幾矣說苑作其與堯舜繼矣韓詩

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賑困窮補

不足孔子曰是小民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

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

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

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

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

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所為者小也為之大

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

以之○子貢為信陽宰信陽春秋楚地今河南屬郡將行辭於孔

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說苑子貢為信陽令

力之順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

子豈以盜為累哉說苑賜少而事君子孔子曰賜爾

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

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已

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說苑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

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

此怨之所由生也利民樹德治官莫若平治一臨財

莫若廉廉平之守守執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

不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小人薄德內不相訓而外相謗

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若已有善則必不匿言人之惡

若已受之若已受惡則必不揚故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匿人之善者是

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

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子

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時為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易治也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

恭敬以信能節民力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韓詩

作甚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能裕民財故其民不偷也

尊

至其庭庭其清閒諸下用命諸下胥此其明察以斷

敏於政事論語子路無宿諾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

善庸盡其美乎韓詩外傳同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

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

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未久也何其朝之不疑

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

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

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

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

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

寄者欲善其政亦可思過半矣○楚昭王渡江昭王江中有物大如

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恠之問群臣莫能

識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萍草可剖而

食之吉祥也唯霸者國語霸把也把持為能獲焉王

食之大美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大美下一本

以孔子何子曰吾昔之鄭鄭國在西都今華過乎陳之

野陳國今河南陳州聞童謡徒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亦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

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
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祥
也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
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音治溝渠趣速
備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日霖水溢泛諸

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

有徵矣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

於舟中昭王大恠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

各奔實令剖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

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

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各商羊急告民趣治溝

渠天將大雨於是知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

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

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

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

已也賭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論語君子

而道生易正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百行喪紀有

禮矣而哀為本喪與其易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後

發先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居國有道

矣而嗣為本太子天下之本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為

本生財大道在置本不同置立無務豐末豐培使大

未雖豐而必覆大學其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自薄

何為其所厚者薄而其事無終始不終無務多業終

副始業雖聞記不善荒唐繆無務多談書肆說鈴比

多而無成聞記不善悠之言無務多談去道遠矣比

平近不說悅同無務脩遠近悅而後是以反本脩邇君

子之道也夫子因論六本而縱言至此皆欲人反本

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

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

而農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為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兒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本棄其本者榮華稿矣

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語曰苦言藥也其言疾也湯武以諤諤

而昌諤諤抗直之言桀紂以唯唯而亡唯唯從順之

故雖不善而人亦莫之違也唯一作嘿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

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說苑孔子曰良

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

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故曰君失之臣得之以爭

于君父失之子得之以爭兄失之弟得之以爭夫失

之婦得之以爭已失之友得之以爭是以國無危亡

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友得之下說苑作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以得聞過而改之也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諛寄其辭納約

自牖之義或二曰慇諫慇懃其辭無忌諱也三曰降諫甲屈其辭欲遇

主于四曰直諫直道而言匪躬之故也或作四曰忠諫五曰諷諫托事以諷

使言之者無罪聞唯度主以行之度君之能容與否當譎則譎可慇則

慇降直吾從其諷諫矣乎况苑君有過失者危亡之

諷亦然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

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

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

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

止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治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

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之而曹羈合禮蘇

詢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

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

易少之顧用之術何如耳○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二卦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

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決損吾以是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句道益

之謂也所以自損者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夫

學者損其自多不自以虛受人虛如虚心之故能成

其滿受人之益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博哉天

道成而必變成謂成物成而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

有持滿者不能虛受而天下之善昔堯居天下之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書帝堯允恭克讓是

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也遠至夏桀昆吾諸侯助

桀為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

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湯放桀併是以千載而惡著迄

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說范孔子讀易至於損

帝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

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

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

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

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歎而滿意窮高而不衰

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

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

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

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易豐彖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地盈虛與時消息易豐彖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執可憑也調其盈虛故能

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同淮南子孔子

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

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

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

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

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

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

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

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

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

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誑遂合諸侯於

嘉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

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

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三月而死夫戰勝以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

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

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

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

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此商之所以益賜之所以損也說苑孔子曰丘死之

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

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

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意同故曰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一作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

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

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說苑作君子慎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惟人亦然墨子見染素絲

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

色亦變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人非上

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成也

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

孔子家語卷之三終

孔子家語卷之四

邠陽何孟春 註

辯物第十六

邠音子朝魯

邠今山東屬縣左傳昭公十七年邠子來朝

魯人問

公與之宴昭子

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

少昊姓已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

金天氏能脩太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

官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王天下有

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縉雲氏秋

雲炎帝以火炎帝姜氏以火德代共工氏王天下故

火德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大共工以

火夏官鶉火秋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

水自謂水德以水紀官故為水師而水名春官為東

水夏官南水秋官西水太昊以龍德繼天而王故風

冬官北水中官中水太昊以龍德繼天而王故風

姓有聖德魚月之明故曰太昊伏制犧牛又云伏

犧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

名春官為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

黃龍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

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

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泉

源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

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

則見故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伯

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鵙以夏至青鳥氏司

啓者也青鳥鵙也鵙同鵙一作鸞丹鳥氏司閉者

也丹鳥鷩也似山鷩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

正之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鷩也鷩鳩孝睢鳩氏司

馬也睢鳩王睢也鷩而有別鳴鳩氏司空也鳴鳩即

布穀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食子朝從上爽鳩氏

司寇也爽鳩鷹也鷩鳥主搏擊鷩鳩氏司事也鷩鳩

鳴鳩國家營事一年之間無時暫止故為司事五

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五雉為五工正雉西方鷩

之工也東方鷩雉神壇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

也北方鷩雉攻皮之工也伊南翟雉飭五色之工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夷也夷平也器用利九

扈為九農正春扈鵙也鵙言分楮也相五土之宜趣民

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芸苗者也秋扈

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
竊丹為巢驅鳥者也行危昔昔畫為民驅鳥者也宵
危噴噴夜為民驅獸者也桑危竊脂為蠶驅雀者也
老危鷄鷄趣民收麥今不得晏起者也左傳疏竊即
古淺字竊玄淺黑竊藍淺青竊黃淺黃竊丹淺赤則
竊脂者淺白也或乃以易竊人脂膏故名者非昔昔
噴噴鷄鷄皆危民使無淫者也危上淫故也歷正及
以聲音得名危民使無淫者也司徒司寇工農之屬
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
託言之言如今之此官也

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黃
帝孫以

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四子重為木正曰勾芒該
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為木正曰勾芒該
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
之手勾龍為土正黎為火正曰祀融國語所謂命火
正黎司地以孔子聞之十七年二遂見郊子而學焉既
屬民是也

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職
也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蓋古語已上左傳並同○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音商叔孫

州仇也車士將車採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縣
東北大澤在魯西

者子姓鉏商其名採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縣
東北大澤在魯西

獲麟焉左傳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
士鉏商獲麟焉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

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
含仁懷義音中鍾吕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
翔必有處不獲生虫不踐生草不群折其前左足載
不旅不入陷罪不入羅網文章斌斌

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左傳作以使人告
賜虞人

孔子以為不祥而復疑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

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

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

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

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焉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穎淵
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殺之微故云爾孔
叢子載西狩獲麟有告夫子曰有麋而肉角豈天
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
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
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
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
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
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
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家傳稱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
子繼衰周而素王頹氏異之以繡紘繫麟之角信宿
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紘在焉孔
然麟之為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雖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

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武者蓋自其近稱之有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文指天道繁生兼動物之速地道

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人道敏政夫政也者

猶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贏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

果贏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七日而化為

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

名蒲盧中庸政也者蒲盧也筆談蒲盧說者以為果

贏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

遂之而已亦行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民故為政在於

其所無事也化則政成矣故為政在於

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即道也而曰

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仁者人也為人之所以親親

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仁者人也為人之所以親親

為大仁之用莫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大於尊賢親親

之教

教記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孟子親親仁也尊賢

者而禮者政之本也

記作在下位不可得而治矣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

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君臣有義父子也父子也

也

夫婦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知此體此強此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

也知或學而知之也

或困而知之也

勇及其知之也或安而知之也

或利而知之也

仁或勉彊而行之也及其成功一也

者一也

誠也誠所以自誠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

之者一也而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故誠亦

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也記此章下曰誠者天之道

乎子曰好學近○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

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

非二也

充於四肢百骸為氣也有魄

魄是精氣之氣魂魄會謂

之生

氣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

也所謂鬼神言人之生者也人生一身有陰有陽主

運用陰主藏受運用是魂藏受是魄魄陽而魄陰也

陽為神陰為鬼魂為神魄為鬼道書亦曰魂陽神也

死必歸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
降而魂上升也重濁者下而輕清者上也此所謂鬼
神言人之死者也鬼之為言歸也神之為言升也魂
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自無而
有也死而氣散復自有而無也是亦歸之而已矣合
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則不復合而可與物接矣
孝子於何用情於是而有享祀焉享之者所以合鬼與
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合鬼神也
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間
而如將見之不在其左而形魄不魂氣而魂氣矣孝子
之情於是乎盡而聖人之制禮所以為是故築為宮
教之至也記此下接前衆生必死云云是故築為宮
室謂廟設為宗祧宗廟太祖及左昭右穆春秋祭祀
以別親疏遠邇廟親而遠四時祭教民復古復始

吾之前為古吾所自為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祧
尊祖親禰所以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祧
皆吾之所由生也記此云云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
下有衆之服自此云云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
仁人之德教也說苑孔子曰吾於其棠見宗廟之敬
聖之道幾哉仁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記祭
人之德教也
在宰我問思死者而不欲生欲猶得也思親之死而
鬼神前思死者而不欲生欲猶得也思親之死而
不欲生似欲隨忌日則必哀記君子有終稱諱則如
之死也亦通
見親諱親名也生曰名死曰諱稱諱唯當祀時以配
祀之忠也祀事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有
然之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發自夜至啓明時二
人詩本謂文武文王之詩也記味文王也敬而致
今借以謂二親

之敬記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致

作饗樂樂已至必哀哀其終往記此下有仲尼嘗奉

其當來已至必哀薦而進云云已上見祭義篇而

其言語有先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中庸稱

後詳略之異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武王周

公為達孝而此獨曰文王者孝於文王至矣武王周

公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

已非復有加於文王也合記文王世子篇與此

所言觀之文王事親死生之際其無遺憾矣哉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

畢莊子作擢御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

又作馭使馬也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

佚也一與逸同奔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

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校人掌養曰東野畢之馬佚兩

駮裂兩服入廐兩服馬在中兩駮兩眼之外馬謂定

公越席而起曰趨音從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

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

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

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巧一作工造父周穆

王得八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

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

銜體正矣銜體與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調集其馬

中規中矩盡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

已求猶責也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必

有變此篇荀子所載同劉向新序顏淵待魯定公于臺東野畢之御毅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

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

入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

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

東野畢之御也吾子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不

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必進

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

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

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呂

氏春秋則以為顏闔對莊公之言也莊子東野稷以

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旋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

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

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

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

云云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

馬闔入見莊公曰子馮東野稷手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性其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

非不從危爲法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民進則

欲其賞選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不足也則以爲繼

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名罪上下之

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

則不聽禁多則不行禁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

身爲勑極也云云此窮其下者之必危也太公陰謀

策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劇馬劇則敗

視此篇言簡而理亦盡矣

子孔子曰愛近仁愛遠人爲小則無伎度近智度事而

是非邪正爲已不重無我爲人不輕能待物君子也

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愛而不推不能

辨矣

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愛而不推不能

辨矣

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愛而不推不能

辨矣

狡訐懷詐以為智不惟無所幸人之有過不惟重於

耻學而羞不能能於人有學而之則媚嫉生於入不

而又羞人之不能也小人顏回謂子路曰力猛

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尚德盡慎諸馬由好

勇故歲之夫子嘗曰若由也不叔孫武叔見於顏

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仲尼彼于聖人而

尚加毀其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

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則善則稱人過則稱已

則稱已則怨盈亡夫在上者有言尚推之人而惡以

引諸已誠懼夫爭與怨也苟言人之惡言人之枉不

取爭而致怨者希矣不取爭而致怨亦不故君子攻

免於薄德之議矣而何美已正已之有

子路初見第十九

其惡無攻人之惡君子知內省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劔子曰吾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

乎異言子路曰學豈益哉說並作學子曰人君而無

諫臣則失正無人救正士而無教友相教戒則失聽

反於繁繁同驚所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書木從

受學重問執不順成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人

之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

射用以

達於犀革

達一作通

華最堅以此言之何學之有

說苑又何學為乎美子質自然無所事學

子

曰括而羽之

括箭筈羽以揚之使及遠周之羽深是也

鏃而砥礪

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

其入之不益深乎學

也益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說苑同

○子路將西行辭於

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

行者必以贈君子贈人以言

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彊不遠

彊所以自立即論語弘毅之謂也任重道

遠非彊不能勝之遠或作達亦通

不勞無功

勞勤功效也無所為於前則無所冀於後也

不忠無親

已不能盡心以為人即

不信無復

復踐言也論語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信又何以副其實耶

不恭失禮

行禮貴恭若傲惰之氣見於心

肢雖有節文不為用矣

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

身奉之

說苑同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

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

表記君子服其則文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

其辭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也

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當

其駕車之時

相士以居

當其獨

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

失之子羽

其表耳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予於子改是是也夫記載澹臺滅明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鄉大夫南游至江從子弟三

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

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
反矣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
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為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
今新辯濫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其言因
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
為真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
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在外或在形
體或在聲氣察外者貴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
矣此術士之窳談突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
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
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為哉韓非王充之
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
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仰亦難據故也古之
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天子以言
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夫之於子羽聖人之於
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
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曰服漢之許負
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

過公孫氏之二子與
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弗為莫如勿知知善也徒知無親而弗信莫如勿親益故不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驕順適斯樂而下
患之方至思而弗憂豫防且思而能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
言行已之道如身而已乎已止也子曰攻其所不能已有所不能備
其所不足能有所不足母以其所不能疑人不以我
人亦不能母以其所能驕人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已
之憂循理而言言終日行不遺已之患順道而行行
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
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

魯哀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

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

一作路出於陳蔡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

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

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

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

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

孔子陳蔡大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藿不糝一竹從

者皆病

論語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是去衛時事

孔子愈慷慨講誦絃

歌不衰

史記此下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賜爾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色乃召

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詩小雅何草不黃之

篇率循也言非虎兕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吾奚為至於此子路愠

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

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

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

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

居之窮也

疑尚有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

史記伯夷叔齊讓國而逃

武王伐紂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北汝以

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比干紂諸父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

不見刑關龍逢夏桀時忠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

子胥不見殺子胥名員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吳將伐齊子胥諫弗聽使于齊屬其子於

鮑氏復返王問之賜以死孔子赴楚聘史稱哀六年事是時子胥亦見殺也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

也賢而不遇其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何獨立哉且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可也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

為窮困而改節荀子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獨終始而不

也感為之者人也謂為善為不善在人也生死者命也

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

重耳之亡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

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

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焉哀

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再伐吳二十三年滅吳則越之霸孔子卒已七年不及見也會稽山在山陰縣

南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左傳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初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之明年齊人殺無知齊小白入於齊僖九年會

諸侯盟于葵丘一匡天下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

逸者則志不廣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桓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庸知其終始乎始困終達誰能預期子路出召子貢告

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能種之未必能斂獲

之歲有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能巧於工而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能盡其在

已而不能必其在人道不可屈也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

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

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

曰有是哉牛驥之滂難為鱸鮪而蜂房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之主財心相同也荀子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糗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

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

時者多矣何獨丘哉夫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子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

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
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魯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
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韓詩孔
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
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
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
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
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
死子以義者為必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
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
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為肉枯
葉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
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
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
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
遇堯也傳說負壤土而伏板築以為大夫則其遇武
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

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牛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
束縛膠目居檻車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
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
其遇秦繆公也虞立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於孫
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知
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此
非無驥狀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干
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崖生於茂林之
中深山之間不為人莫見之故不分夫學者非為通
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
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
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為免
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
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
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說苑同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史記並同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
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
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千里今
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
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
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立社則七
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
七百里地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

病孔子絃歌說苑彈琴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

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

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

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

而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愠見曰

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

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

氏左傳晉獻公聽驪姬之譖出重故居不幽則思不

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

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

可忘矣弗忘此難與毋忘帶一中孔子曰惡是何言

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

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

王烈士不困不成行一作烈士不昔者湯困於夏臺

史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夏臺本一作呂按呂文王困

於姜里史紂囚西伯也秦穆公困於殺左傳僖

年晉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秦伯素服齊桓困於長勺

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

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易困

聖人所與人難信也說苑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

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莊子孔子窮於陳蔡

羨不謬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

入告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賜細人也召而

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

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

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

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立其幸乎孔

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

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在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

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立首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安身所以

譽所以久其位不獲乎上身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

難安矣不得於民譽難取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

已有善勿專善善政勿專若不自已教不能勿怠教

也勿怠則不已過勿發人之罪失事已失言勿倚

能者勸矣

失言勿擠角之勿發不善勿遂政有不善勿遂之行

事勿留宿之留勿遂勿留以免人之謗也君子入官

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政從而得矣且夫忿數

者獄之所由生也數屢也忿數則事多抑枉刑不距

諫者慮之所以塞也距諫則善言不入一已之慢易

者禮之所以失也既忽於事必失其禮接怠惰者時之所以後

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

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不知任人則力必有不君子

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

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思之當極其詳進是

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者

反書惟治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一作裕以容

其民寬者有所縱慈愛以優柔之詩不剛不柔而民

自得矣其所得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也式也詩儀刑

邦一人元良萬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司掌也執政者

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

邇臣近君之臣辟與嬖同便辟得寵於故儀不正則

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汚矣汚臣

立也記邇臣不可不古者聖主冕而前旒冕祭服之

前纁前後有旒衰冕十二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

三旒玄冕所以蔽明也旒垂過目不統絃充耳統纓從

絃冠之垂者在所以掩聰也不欲聞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親附不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之於法而度之使

行之術處無為之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

有大罪必原其故推原其所以以仁輔化求善原故

求可免之路是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於死罪

生為當死者求可生之路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

流而不蘊無壅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大統大

既聞斯言退而記之籍記之不敢忘○子路問於孔

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

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樂其已

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

得之荀作則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論語其未得也患

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荀并說○曾子

敝衣敝壞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說苑魯君

此請以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

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者常畏人

恐其責與人者常驕人矜其有德於物縱君有賜不我驕也
報於已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
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動於利則物莫
其節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之驕而已無所畏

孔子家語卷之四終



